白口左右双線板心魚尾上記字數魚尾下題書
名幾前序行楷大字半葉五行七字後序行
款同本書中語涉宋帝空格徽朗匡胤恒
桓慎敦皆為字不成（軒轅之類）收藏有張氏子昭
（曜）古杭光霽周紹子一書光霽家藏子一緒光
霽快閣主人文石禮書亭文石名印後序末有
元統二年八月日重裝於樂志齋吳下張雯墨逝
二行周紹之人按考張雯即子昭草窗韻語
有其跋語為至正十年則在此後十五年矣
是書行世尚有學海類編本有乾隆存如堂仿

宋本對兩樓新刊本皆翻宋刻他存如本不空格行數不免參差字句亦有奪誤對兩樓滿川吳氏影抄棚本入木訛字頗鮮然字體未已改易宋諱概不缺筆記葉數改為長歸頭書名列在魚尾上尤為非體蓋未見宋刊冊蓋臆決冒其失之遠也今取存如堂本以校宋本其脫誤處及字體之不同者則逕改之之避忌空缺之字若胡虜韃靼等皆悉填補以存其真從事亦日而畢惟卷十尾缺六葉致失古時祝坊陳氏經籍鋪所行[illegible]足惜耳

[illegible]刊則名家均未著錄今此書包出於廠市洵為驚人秘笈因以重值為蔣君孟蘋收之俾與草窗韻語并儲以復五百年前樂志齋之舊觀而余特留此校本藏之篋笥私自展玩用慰半月以來搜訪之勞不可謂非厚幸矣余別藏有明寫本照正德四年翠昌府刊本錄出有孫岷自跋語次第偶有不同意所从出或別是一本暇當取以覆勘庶幾續有匡正乎

辛酉四月初七日江安傅增湘書於藏園食字齋

宋本序行款大字中線
五行十字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爲
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于牘閱日滋久不
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爲十卷而題
以賓退錄云 大梁趙與旹

川宗 鑑藏

宴遠錄 雜錄第一

大梁趙與嘗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鞦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弦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淡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

闌吹玉殿聆華管醉折梨園縹蔕花十年一
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
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
堦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
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
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
明朝添爐欲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
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
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

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
中校花蕊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
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
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贋眞
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
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
庶艱食則嘗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
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

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
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
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
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
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
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
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
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眞謂所歡者與樂天
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
同叔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
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土正
祀黃帝廣問爲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
廣問詣必大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謂
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
旨別擬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
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貫斗牛
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
壇萬戶侯淳熙間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

奔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
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眞蓋唐太宗以眞跡
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
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
殺胡林慶曆中爲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
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
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榮芑云宋景文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妓家樂營將何水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周承勛希稷云唐太宗既得蘭亭序眞跡使趙模等摸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絛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茶家後戶絕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間熙寧間薛師正向爲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攜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伯云紹彭竊洛陽周希稷云薛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聞公廚有石用以鎮肉取視之乃刻牡丹賦茶碑陰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袁說友起巖云薛師正至定惡摹打有聲自刊別石留譙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胡林本以歸蔡絛云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觀中榮芑王厚之王明清承勛皆曰宣和詔取

寘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之壁明清之父鉅則云置之艮嶽瑪瑙亭蔡絛云大觀初祐陵方尚文博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則無有或謂此石已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裕靖康之變虜襲以紅毯輦歸榮芑云宋定國嘗從使虜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亂凡尚方珍異之物悉爲羣胡輦歸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浙失棄倉猝之際絡輿中向子固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者

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爛

嘗參會衆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遠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爲人主搜羅玩物未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開元五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然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

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跡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閒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閒下知地府上視靈噩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眞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柰地其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讐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爲幻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眞教

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思明遣所
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能致太眞之術上尤
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
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今雖
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迦改
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
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
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
人道堅等與靈素鬬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
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
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茶開寶寺前令衆明
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
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
天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
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雨部與
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
日上喜賜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靈素眷益
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
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眞宮來上亟
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

因世間宜假不宜眞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
關遊呂洞賓京城叩行遶街叫賣太子亦賞
數本進上大駭雅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
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
青賫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
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
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眞有
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
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倚桌金
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
眞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窗而
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
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
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
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
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
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
乞骸不允秋九月金臺上言靈素妄改（改字疑是議字之誤）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
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

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閭丘
顗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
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
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
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溫
州伐墓不知所踪但見亂石縱橫强進多死
遂已此取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
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溫州天
慶宮有題銜云太中大夫沖和殿侍宸金門
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
壽宮管轄提舉通眞宮林靈素

世有十幹化五行眞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
載鄭景實桌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
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
他倣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
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
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
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
今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並行

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爲名從之且命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崔仲琳送林懿成季仲詩云男兒何苦敝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技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屬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雞篦溪批眦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

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爲名從之且命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崔仲琳送林懿成季仲詩云男兒何苦敝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技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羣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雞篦溪批眺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

巒雷聊鄰簾櫳贏婁參辰闌楞根彎離驢寢
閒懷橫榮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
十句該果實之名爲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
然不假切韻頗爲簡易至柔賣卜者但欲知
十幹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
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
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遴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
孟僖子使泉丘人女助蘧氏之遴遴倅皆副
貳之稱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
三司廢已久遴之名人無知者獨倅之名猶
然樓宣獻序向侍郎子諲集云擢之戶遴近
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
信爲質也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爲本而窮理
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素之意

吾不試故藝余妄意謂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
學而能非若常人嘗試而爲之故其多能皆
本於自然而非有意於多能也古今諸家皆

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爲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駃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漢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山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甕邪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蒸家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廟聞其名數敕郡縣津致聞

馳近侍名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衣其外兄也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捫胃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彙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彙詩曰箴曰規曰誨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詩者不能直書其事故後世儒者無敢訾議余觀國語所載如不藉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捨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之不睦及喪師之後復爲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得盡委其責彙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但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國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老杜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

生然但辨遺事中數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鷰時最是梅街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皆為語若雲仙散錄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而援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元年金城馮贄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為一書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百書遂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鑾密記之類

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盡倣世說若集諸家之言豈應一律始實容齋之說後閱館本遜集葛所引梅詩尚脫第四聯朝瀋長門泣夕駐臨卯杯

胡忠簡之貶李似之侍郎 彌遜 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

古樂府木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賜物百千强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詐作男子代父征行遠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爲女當其見天子之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婦人之稱也

熙寧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
希進所散唯恐不多知祥符縣李敦頤視前
政獨貸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
頤字子脩棣州陽信人蘇文定公奏疏所言
即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殺大
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
不競爲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
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五祖亦有此語又唐
摭言載趙牧對酒詩亦有人生如瘧在須臾
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令轉爲中書舍人之稱近
歲有以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者遂直呼中
書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
謂之丞郎今有稱郎官寺監丞爲丞郎者矣
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爲中舍則容
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宮官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
其制至唐而復眞廟爲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

之如書女毋翕侮成人今作女毋侮老成人
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
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
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今作各設中
爾壽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
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自陳其五行今作汩
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
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
鮮毋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
皇旦以前人之徽言今作受人之徽言是固
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
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
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
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
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不
輟子路以告子憮然今作耰而不輟子路行
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杖
以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
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今禮部

韻尹字下有鋭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
執鋭古文尚書亦作鋭不知承誤作鋭自何
時始也

晁伯宇載之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蠱作劉季
墓年無骨蕣昭靈陸務觀游黃州詩君看赤
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謀

自唐以紀年改梁州曰興元府本朝紹興隆興
慶元諸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嘉
州以慶元初陞嘉定府越十三年方改元嘉
定與諸府不同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聞方氏舉正載
董彥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
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
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爲度矣
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不兩月而
改且哀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
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
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
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
舉成數爾實九十六刻也每時餘分別爲初

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爲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求之遠也

熙寧間賜岐王顥嘉王頵玉帶各一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王仲言明清揮麈錄謂玉帶爲朝儀始此其後嘗賜王安石安石力辭不從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至徽宗朝以賜蔡京京請佩金魚以自別於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居中王黼蔡攸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敕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帶開元中敕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于腰帶及馬鐙酒杯餘悉禁斷董晉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史傳載賜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贈遺者班班可考韓文公詩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則知唐已然矣五代漢隱帝嘗

以賞郭威之功旣又名楊邠輩數人悉賜之
然不足稽也楊文公談苑載國朝賜帶之制
謂駙馬都尉初選尚賜白玉帶親王皇族皆
許通服雕玉白玉等帶則不始於岐嘉二王
審矣玉魚安重榮亦嘗自爲之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大
經乃注我者也
州縣治率南面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
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
面豈別有所本歟恨讀書不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令天
下城縣邑始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
但書令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雩都
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蹤跡
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笑洪駒父豫
章職方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
爲城隍神今江西郡縣城隍多指爲灌嬰其
寔非也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
其爲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
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

邑侯都漸顏師古謂漸水名在丹陽黝縣南
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注黝音伊
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爲陳嬰流
俗所傳不爲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賓退錄卷第一 三月三十日据宋本校定

賓退錄卷第二

大梁 趙與旹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
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
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壯在蜀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
到渭南邨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
魂
范沖嘗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
虜爲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

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
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
而爲盜賊者皆合桊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
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荆公
此語謂有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爲之
遂得詩名桊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爲胡婦失
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王
更欺虜琵琶却解將心語一曲才終恨何數
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雨專房莫
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去得深
嚬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把
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
無嫌嫁盤瓠

康節邵先生之學受桊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
之者晁以道說之嘗爲作傳曰李之才字挺
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且
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
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先生
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
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

長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徵君受之希夷
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爲最遠究觀三才象數
變通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爲衢
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郎
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
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
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策迹外未
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
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
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受業叅書則先視之
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
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
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檮
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榮進友人
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縣
去再調孟州司法叅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
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守延安送者不用
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
事也居頃之忠獻責安陸挺之沿檄見之洛
陽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叅是乎

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
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
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
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
而安柔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
又達世務使少用柔世必過人遠甚幸其貧
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曼卿
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
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
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仕以挺之書凡
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樂薦
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
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
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
僉署判官柔是澤州劉仲更從挺之受歷法
世稱劉仲更之歷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
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
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
漸守懷也實慶歷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
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

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
康節表其墓曰求蒙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
公以師焉以道此傳頗能道其出處之詳然
康節嘗曰今世知道者獨予及李挺之二人
而已則此傳亦豈足以盡挺之哉
東坡公知揚州夢行山林間一虎來噬方驚怖
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
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
敢爾奉欲杖汝脊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耶
道士惶駭而退林靈素傳中徽宗神霄夢亦
此類新塗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
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
爲辦一事姑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
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
部帳得諸新塗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召時
得一方次鄆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
賜號沖妙大師並龍德太一宮旋授丹林郎
制曰惟上帝休命誕集朕躬故宏天飛之舊
宮奉眞棊之列御非得端靖修潔之士孰與
致朕嚴恭寅畏之意哉爾植志靡懈飭履有

聞嘉其積勤超進儼秩尚敦而素毋終墮哉
時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幾中原亂得一
亦歸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無他異僥倖至
此光國不知何許人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
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
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
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
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狀其
判如此爲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爲小人
之歸也筆之以自警焉
萬里鑾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
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非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
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德故宮詩也麾字牧
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于虜

境權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序稱其父當宋大觀三年上舍登第後中宏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安節者蓋其父然次年詔改宏詞爲詞學兼茂終徽宗欽宗兩朝取詞科爲夕郎者皆無毛姓必陷虜後事也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爲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爲熱撰右文秘閣爲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五年改

讀橫渠詩最愛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問不知

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蔡譏議秦會之開卷可考也如論耶律德光諭晉祖宜以桑維翰爲相謂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尤爲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本生

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故漢宣帝立皇考廟晉
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參漢哀
帝謝立定陶後一節直謂爲人後者不顧私
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論豫讓
報讎曰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
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爲而著書者歟然其間
確論固不容揜也
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人多非之余謂不然孔
門弟子皆稱其師曰仲尼則豈不可又有父
祖既沒子孫不忍稱其字者亦古之所無北
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之字顏之推譏之然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杯圈不能飲
焉況稱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爲過古者以
王父字爲氏雖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荅啓曰奉敕遣臣評
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
斟酌是非謹品字濂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
卷智永書此一段謂爲梁武帝評書中興館
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略云王僧虔書猶如揚
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

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
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
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阮研書似貴胄失品
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雖不
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
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
南國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
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
施書如新亭傖父一往揚州逢人共語語便
態出柳產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
喜書如經綸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
雄强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故歷代寶之永
以爲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
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
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
書如芙蓉之出水文采如鏤金桓玄書如快
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眞書有
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
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
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絹

之書如龍游在霄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
峯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
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
鵠書如龍威虎震劒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
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
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鍾繇書
如雲鶴游天羣鴻戲海行閒茂密實亦難過
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
智永書經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
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
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
學休糧道士神意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詢
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
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
顏眞卿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
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
民舉動屈强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動
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
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旁神情自如骨法清
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鋒刃

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
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
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
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嬉
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唐書王勃
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
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間如良金美玉無
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
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柔廊廟駿矣
閣朝隱如麗服靚粧燕趙歌舞觀者忘疲若
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
休之文如太羮充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
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
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
樞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齊
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延
年詩如錯綜鏤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
便如流風回雪丘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在
草張芸叟評本朝名公詩梅聖俞如深山道
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

卿如飢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
服乍成醲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
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
矣蘇子瞻如武庫乍開干矛森然見之不覺
令人神懾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功父如
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少劉
中叟次莊塵土黃詩序謂樂府自唐以來杜
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
則飄揚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主管
廣東漕司文字長樂遨器之陶孫遂盡取魏
晉而下詩人演而爲詩評曰因暇日與弟姪
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
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
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
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
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
客獨繭時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
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
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
龜年說天寶遺事戛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

鏤逐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
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
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槃無
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
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
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
千絲鐵網綺窓瓌妍要非適用本朝蘇東坡
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
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
艾鑣兵入蜀要以險絶爲功山谷如陶弘景
祇詔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
俞如關河放留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
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皐獨唳深林孤芳沖
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
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
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
莫能擬議

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豪家
曼卿訪之延曼卿飲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
樂器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

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槃時人多效之事見五代史記死事傳及馬令南唐書義死傳軟槃蓋始於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書其本末於二老堂雜誌甚詳著其畧於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六參使相曾覿起居退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祗候李處和使臣唐章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入堂遂踵相躡街司促光祖輩避道光祖輩出語不遜光祖處和實隸籍三省密院茂良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覿致謝又明日覿以光祖處和申省施行上謂茂良先權衡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遽下臨安府杖罷丁母上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絕五月甲子戶部郎謝開之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資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開之對壬午再對癸未茂良落職放罷於是覿之姻家韓彥古獻議

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一一覆奏禁中詳觀乃付出專爲此也上大以爲然自是每事承奏目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以爲常

是月末蜀人張唐卿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趙雄力止之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等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上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爲萬世法雖有强臣跋扈不能易也七月癸丑開之又論茂良遂責散官英州安置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云開之名下一字曰然上二字犯御嫌名故書其字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醯而以魚爲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爲夔門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韻語陽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第一擄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來無處不關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注云楚娘閨娘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爲鄭谷所作誤矣

臨安有鬻紙者澤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謂之蠲紙蠲猶潔也詩吉蠲爲饎周禮宮人除其不蠲名取諸此又記五代何澤傳載民苦糸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蠲紙蠲紙之名適同非此之謂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爲諸道元帥其年十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爲名乃自近年改爲諸道宜却復爲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興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

知何其陋邪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
帥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
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
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寖多
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於廣平大元帥則始
於從榮唐末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
僞吳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昪梁末帝以
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
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
元帥授錢弘佐周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
錢俶國初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古今當其
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高宗皇帝遂自此應
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爲之廷臣副貳而
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琯皆嘗眞除
錢氏繼之全忠自置昪僞命不足道也
岑彭引兵從光武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
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
蓋延取弇圖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
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毓平
隴復望蜀世言得隴望蜀本此又司馬懿爲

曹操主簿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蓋用前語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陳司馬懿創業之始及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殊不思牛繼馬後晉已絕矣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橫渠始爲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長谷鳥遷女工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曰閨闥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洪忠宣著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百餘篇石碏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篤忠純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屢援斯語陷良臣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姑欲修和不結盟使宛歸祊平可驗二家何

誤作隨成張無垢亦有論語絶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冐把文章兩處分顔子簞瓢曰貧即無聊富即驕回心獨爾樂簞瓢箇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近歲嘗見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霸基焉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政怠求艾深欲爲王愧折枝緣木求魚何反計爲叢毆雀失深思是宜孟氏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馳聖哲攻之必費辭深詆竝耕排許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復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不爲寄語外人非好辯欲令大道日星垂又有黄次伋者不知何許人賦評孟詩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思漫記一二首篇傳道八句云此道曾參得最眞寥寥千載付何人所傳伋也亦無母誰覺軻乎唱不臣忠孝缺來今已久中庸到此盡維新願言爲子爲臣者勿據悠悠紙上塵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絶

空三行

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來百里强園囿
盤遊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蚍蜉撼大木
多見不知量也若康節先生觀易觀書觀詩
觀春秋四吟則盡掩衆作一物其來有一身
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我胥把三
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秉心上起經
綸天人焉有兩般事道不虛行只在人吁嗟
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編或讓或爭三
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能繼湯
武功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異仲尼惡得
不潛然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
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
若吳公子潤色曾經魯仲尼三百五篇天下
事後人誰敢更譏非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
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惟恐後尋盟報役來
嘗寧晉齊命令交如火文武鑑基冷似冰惟
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賓退錄卷第二 辛酉三月三十日校

實退錄卷第三

大　梁　趙　與旹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爲陽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褚裒傳極彝目之曰有皮裏陽秋荀奕傳張闓孔愉難奕駿陳留王出城夫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事在鄭后之前晉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輩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

詩詁極其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爲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爲不可曉然歲又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參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邪

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參少卿監自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鴻臚大司農大醫而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典元魏雖有大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郎爲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郎曰大著猶有据依

元昊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到卧内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蓋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檐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平江

起義兵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備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驚問文書乃苗劉使來賊公者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爾欲何爲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順逆豈肯爲賊用況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拂衣而去超捷若神翼日張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經年物色竟不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爰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適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眞長者天理爲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塵史張事具行狀光逸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輩詣令家望見奇之李矩爲吏送故縣令桑長安梁王彤以爲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

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除豫章太守自
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逕光赫又謝方明自
晉陵太守爲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簿隨
在西蕭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
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
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教也余按唐會要
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
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
公私宜斷屠釣永爲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
十四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采捕
屠宰仍永爲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唐
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
十日謂之十直日
白樂天茶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
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
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茶浮梁始知潯陽
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
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
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爲太傅韋忠仕劉聰爲鎭西
大將軍劉敏元仕劉曜爲中書侍郎三人者
皆嘗委質兼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桎梏
罪人以泥墨塗之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太
康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此復遣吏
科檢婦人袒服至褰發兼路顧謂之良吏王
渾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
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
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
淪也顧謂之烈女眞可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絶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
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
付與閑人先鑑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
韓王南園京師匄人曰風乞兒者持大扇造
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佐除非乞設
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算來世上
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絶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竝拜兩相獨
曾文昭草文肅制爲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
間虞忠肅拜右樞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爲

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缺一不可遂登次輔以告大庭注制云朕洪惟國朝之制並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兼道獻可替否各殫厥心矧予繼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交修翳賴兼同寅揚兼王庭孚號式新兼象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名肇草制拜布右僕射肇之詞蓋有爲云

李昊仕兼蜀王衍之亡爲草降表及孟昶降又草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余記晉謝澹少歷顯位桓玄之篡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正堪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

其明順帝時張逵輩賛梁商謀廢立帝知其
妄收逵等殺之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
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
稱前燕慕容暐初立慕輿根譖慕容恪慕容
評將謀爲亂暐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
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收根等斬
之可與昭順竝稱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
帝二十五而暐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
恪既死母后亂朝評以黷貨干政不能容慕
容垂之勲德遂爲符秦所滅與早歲殊不相
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譔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廣漢
地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
赤水廉水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爲
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
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
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爲多廉水
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
善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蒔薺麥若
巢糜其中比苗稍壯并根葉耨覆土下復耕

如初乃布種每畝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爲壠五尺爲符終畝爲符二十爲壠千二百壠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爲溝爲涂春陽墳盈丁壯畢出疏整符壠以需風雨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既又挽草爲援以御烜日其用工力比佗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堆小平者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椽擷以秋盡九月止其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黃蕤長苞而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入長美貧者雖接畛或不盡然又有七月椽者謂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嘗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攣若有物焉陰爲之故園人將椽嘗禱祭神或目爲藥妖云其釀法用醯醢矢窖室掩覆彌月乃發以時暴涼久乃乾定方出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末

異其種之化者爲烏頭附烏頭而旁生者爲
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爲鬲子又附而長
者爲天雄又附而尖者爲天雀又附而上出
者爲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爲漏籃皆脉絡連
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附名自餘
不得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
小種一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
生則其實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
正節角少爲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
而傷缺風皺者爲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爲上
鐵色次之青綠爲下天雄烏頭天雀以豐實
過握爲勝而漏籃側子園人以乞棄役夫不
足數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
宜之陝輔之賈纔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纔市
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金
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
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巳上皆良不必及
兩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經及注載附子出
犍爲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齊魯間以今考
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採爲烏頭冬採爲附

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爲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絶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類邪以上皆楊說古涪志既刪取其畧著于篇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類漏籃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土爲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寘種其間其生也與附子絶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楊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楊說失之本草圖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爲煎與側同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蓋亦不然鬲子天隹漏籃三物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鬬柔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漢大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肅王彭祖薨柔文年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吾眞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

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
笑弄而已嶺表錄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甑
字不見桑字書說文云甑甑謂之瓿瓿盈之
切疑是瓿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自有甑
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
一巵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眞十千也
蕭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
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乃知
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技杜生傳亦有
客土無元氣之語蓋又近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梁天監四
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
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
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
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爲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昭帝時酒升四錢穀石
五錢槩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
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
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

方饑饉朝廷以爲憂而其先初元二年齊地
饑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
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
百八十他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
紿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
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
元帝臨獸圈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
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
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
千凡爲六萬武帝天漢太始間募死罪入贖
錢五十萬減死一等雖數踰惠帝時八倍然
後世正使匱乏之極亦未當出此令可見當
時錢之艱得也至成帝鴻嘉中買爵之賈殺
而爲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無所考
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
大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
月數千諫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
待詔公車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遷光
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後漢之制凡受俸者
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錢月

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洪文惠隸釋云漢刻載修廟及表墓人所費有出錢百者熹平四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二千祠堯碑遂夸而書之貢禹被徵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以今江淛田賈會之不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賈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貲千萬者尚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五百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校副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爲縣正又爲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以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七縣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

又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向
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二碑
推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本朝雖赤縣無
三尉者蓋前代無巡檢今劇縣巡檢至四五
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熈寧中華山圮雨木冰已而韓魏公薨而王荆
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
萎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寧王事寧王事
新書無之見柔劉耀遠舊史傳中開元二十
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
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憲
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
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
漢天文志亦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
者甲甲兵象也余謂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
之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
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未雨
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
顏師古註劉向傳謂今俗呼為閒樹齊民要
術桑穀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天柱嘗語予昔爲瀧水令初謁郡
時盛暑德慶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避
暍僻壤敢柔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
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著紗公服特降一官
蓋政和間又江鄰幾休復嘉祐禊誌云一朝
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爲臺司所糾三司
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易之且詰有何
條例荅云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始知
何代無之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慎微蜀州晉原人世爲醫深於經方一時知
名元祐間帥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
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盛行於世而艾晟
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許人故爲表出蜀今
爲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顏師古注爰盎傳不
以親爲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
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
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則北朝時
唐已有是言也
英宗於仁宗爲從子宣仁后於光獻爲甥自幼

同鞠禁中會溫成有寵英宗遂還宮邸宣仁亦歸其家洎溫成薨仁宗竟無子一日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爲十三后爲滔滔主婚使相嫁娶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具郃伯溫聞見錄輿譜按漢成帝欲與近臣遊宴張安世玄孫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亦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易崔從禮子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此皆非可與聖世同年而語也姑記其語之適同而已

王孝先曾謚文正王子明旦謚文貞避仁廟嫌諱亦稱文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以爲別王子明封魏國人罕稱也韓參政億謚忠憲韓魏公謚忠獻字雖不同音則莫辨此四臣者皆名臣也至蔡趙閱道謚清獻而趙正夫挺之謚清憲則幾蔡珏珙亂美玉矣

絲竹筦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乘用之

四字實二物耳

今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換仍不理遺缺按薛宣爲左馮翊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未嘗行也

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嘗既書之以自警然邵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不暇悉載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諗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身寧人負己己無負人小人處事寧己負人無人負己持此詩以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人何足以知之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辜人人有詞孟子亦謂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此亦矣人也已矣又何難焉學者當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間題咏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復存時族父石埭府君丞德化被郡檄督工獨取成都郭宗丞明復一詩刻之石眞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

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胷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成萬象遭梳剪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者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沈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夏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絕云流光過眼知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衝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又賦續琵琶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興參差纔撥

糈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沆嘗題詩亭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時沆早登進士第坐事遷謫而死平生好持人短長世以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

近歲金虜爲韃靼所攻自燕犇汴有南遷錄一編盛行丞時其實僞也卷首題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具丞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僞一也虜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爲儲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爲顯宗錄乃謂璟爲允植之子其僞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忠烈王朮其僞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其僞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